

古文字学简论

林 沅 著

中华书局

目录

前 言	1
导 言 古文字和古文字学	1
第一章 汉字记录语言的方式	15
第二章 考释古文字的途径	45
第三章 字形历史演变的规律	81
第四章 古音问题	121
第五章 字义的探索	137
第六章 古文字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69
写在后面	185

前 言

这本小书是我在 1984 年写的古文字学入门书,当时学古文字的人还很少,想用比较浅显的文字,使有高中以上文化的读者,了解古文字是什么,古文字考释是怎么回事,怎样入手研究古文字,从而吸引年青一代参加古文字学的队伍。最初设想的出版去向泡了汤,因为 1986 年出乎意料地当了吉林大学副校长,又正好主管出版社,便近水楼台地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当时的印刷质量差,错字也不少,连封面上作者名都大小不一致。不过一次印了 3000 册,总算不少。然而销得还相当快,不久在书店里就买不到了。在考古系资料室和文物陈列室中保存的一部分书,后来也越来越少了,连我自己也只剩下一本。

这本小书因为内容比较浅显,大概是简洁而一气呵成的缘故,所以虽未重印,在社会流传较广。不少高校用作古文字学的教学参考书,或列入考研究生应读的书目。近来听说作为旧书一本已卖到 100 元。所以,这次中华书局有意推出,我当然很高兴,并深表感谢。

得到这次再版的机会,我对这本小书作了如下的修改:

一,我对“六书”中“转注”的理解,原先是赞成戴震、

段玉裁主张即同义代用的，也就是戴震说的“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但后来认识到在汉字体系形成的早期阶段，存在着同一个字形可以作为音和义都不相同的两个以上语词的表义字。“老”和“考”之所以是转注关系，是因为原先“老”这个字形，同时也可以作为“考”的表义字（可参看收入《林沅学术文集》的《古文字转注举例》）。所以这次再版时，对六书“转注”的解释作了彻底修改。

本书在阐述于省吾先生“以形为主”的古文字研究方法时，对古文字客观存在的字形和辞例这两方面属性，强调了应以前者为基本出发点，但也指出了要辩证地对待两者在考释古文字中的作用。因恐怕读者片面理解“以形为主”，在本次再版时，对辞例的作用作了一定的补充。并建议读者可以参看商务印书馆在2010年重新出版列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的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时，所附录的我写的《〈甲骨文字释林〉述介》一文，以加深理解。

此外，对原书中我现在认识到有错误的地方，也作了少量的修改。

二，本书初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在这期间中国的古文字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很快。本书原先介绍的

参考书已经显得陈旧了，所以在再版时作了必要的改动和补充。由于现在网络很发达，知道了作者和书名，在网上便可查得不同的版本，就不再列成参考书目了。

三，书中原用的“音意文字”一词，依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一书改为“意音文字”。周先生最早使用这一术语是在《中国语文》1957年第7期上发表的《文字演进的一般规律》一文中。我赞成周先生对汉字性质的判断，所以用词也应求统一。

本书这次再版，中华书局的陈乔同志建议、筹划在前，勤勉编务在后，是我非常感激的。此外，我的博士生李洪财重新摹写了古文字字形，在此特意致谢。

林沄

2012年2月8日

古文
字学
简论



导
言

古文字和古文字学

汉字是世界上现行文字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它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经历了复杂的演化过程，在形体和结构上有种种改变。因此，后代的人并不能认识前代曾经通行过的汉字。于是，“古文字”的概念就自然地产生了。

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汉代已有“古文字”一称。汉朝初年的《史律》规定：父辈是“史”的学童，十七岁入学，学三年。用《史籀篇》十五篇进行考试，能读、写五千字以上，才能当“史”。又经过“八体”的考试，成绩优异的方可担任县令史、尚书卒史。所谓“八体”是指秦代仍然通行的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这八类字体。至于秦代以前通行过的其他文字，连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不甚熟悉了，因而称之为“古文字”、“古文”或“古字”。例如，《汉书·艺文志》记载，汉初“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史记·儒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汉书·郊祀志》记载：汉宣帝时在美阳发现古鼎，大臣们多数认为“宜荐见宗庙”，而“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勒而上议曰：‘……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窃以传记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臧（藏）之于宫庙也。……不宜荐见于宗

庙””。可见，西汉时人把东周时竹简上的手写体文字和较古老的铜器铭文都称为古文字。东汉时，许慎写《说文解字》这部著作时，所分析的字体以小篆为主体，而且列出了和小篆写法有差异的大篆或籀文，以及他当时所见到的“古文”。许慎在该书《后叙》中说：“古文，孔子壁中书也。”又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也是把大篆或籀文以外的先秦文字称之为“古文”。

不过，“古文字”这一概念，历史上未曾精确地下过定义。随着时代的推移与文字的变革，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古文字”的范围是不断扩大着的。在通行简化汉字的今天，即使是受过高等文科教育的人，不但绝大多数不认识大篆、小篆，就连隶书也感到很难识读，可以算作“古文字”的了。但从学术角度来看，由于许慎的《说文解字》一直流传到今天，系统地保存了对小篆九千多字在音、义两方面的说解，不论小篆与后代通行汉字形体上有多大的差异，小篆是属于已识字之列的。而汉代以后，特别是近代考古学发达以来，不断发现的先秦文字资料，单靠《说文》已收的几百个先秦字体作简单对照，就只能识读很小一部分，因而，识读这些先秦文字，成为需要专门研究的

课题。这样,就产生了一种与小篆相对而言的“古文字”观念。发展为一门有特殊研究领域的学科——古文字学。

古文字学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要识读与小篆相异的先秦文字。或者说是把《说文》所收的小篆及其他字体(已知部分)的字作为基点,去识读目前尚未认知的其他先秦文字。这种识读研究的直接目的,第一是要认出目前尚未识读的先秦文字是后代的什么字,第二是要在识字的基础上解释文句所表达的意义,也就是确定这些字在具体使用场合下的特定含义。这两件事合在一起,通常称之为“考释”。这种古文字研究,在我国有很悠久的历史。但在开始时,这类研究是零星的,单凭个人经验的,尚不能总结出考释古文字的一般方法、理论。因而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清代考据学兴盛起来,这是以研究《说文》为中心的文字学很发达的时代,但小篆以外的古文字研究仍无根本性的突破。许多文字学家还只把古文字研究的成果(其中还有不少是错误的识读)当作研究《说文》的补充手段。

直到清末,河南安阳小屯村商代甲骨文的发现和近代田野考古发掘开展后,大量先秦古文字资料出土,这才

使古文字研究在新的基础上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应该指出,清代晚期对过去出土的先秦铜器铭文的研究已渐趋精密,不但已有详细论述考释古文字根据的著作刊行,而且在吴大澂《字说》、刘心源《古文审》、孙诒让《古籀拾遗》等著作中,已表现出总结考释古文字一般方法的倾向。特别是在商代甲骨文引起学术界注意之后,打破了清代学者以《说文》所收篆体字(包括古文、籀文)为汉字本原的传统见解,有识之士已开始认识到在《说文》所收篆体之前,汉字已有相当长的发展演变的历史。孙诒让在《名原》一书中提出了应该把先秦古文字和《说文》所收篆体字互相比较,分析形体差异和演变的种种现象,寻求“沿革之大例”,“上推书契之初轨”。他的论著,不仅对扫除以往考释古文字的随便推测的恶习,提倡实事求是、细致分析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且开始认识到应该研究古代文字形体发展演变的各种具体规律,作为考释古文字的依据。因而,对于古文字学的建立,实有“开山之功”。

其后,罗振玉、王国维及后继的许多古文字研究者,认出了大量前人不曾见过或未释、误释的先秦文字,从而读通了大量的商代甲骨刻辞、商周青铜器铭文和地下出土的先秦时代的其他文字资料。在这种实践中,不断丰

富了考释古文字的经验。对先秦时代文字发展规律的探索,对考释方法正确与否的讨论,都逐步深入。这样,古文字学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逐步从传统的“文字学”中分离出来。

我国第一部以“古文字学”为书名的著作,是唐兰在1935年出版的《古文字学导论》。他虽然主张“由文字学的眼光看来,小篆已应放在古文字的范围里去”,不过该书实际上着重讨论的却仍然是如何识读先秦文字的方法问题。在谈到古文字学和文字学的关系时,他说:“古文字学好像只是文字学的一支,但它却是文字学里最重要的部分,一般人所讲的文字学,只在讲小篆——隶书以下,是不关紧要的——但要拿小篆去探讨文字发生和演变,错误是不能免的。所以要把文字学讲好,就得先对古文字做一番研究。”他还指出:“过去的文字学者对古文字无深切的研究,研究古文字的人,又多不懂得文字学,结果,文字学和古文字研究是分开的。”他力图要“打通这一层隔阂”,使古文字研究成为科学。

胡朴安在1936年出版的《中国文字学史》一书中,把中国文字学史分为四个时期,即文字书时期、文字学前期、文字学后期和古文字学时期。古文字学被视为文字